

南非黑人觉醒运动理论内涵与诗歌主题的关系

张丽芳

【内容摘要】黑人觉醒运动在南非反种族隔离斗争史上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该时期的黑人诗歌也呼应着人民的觉醒和政治的诉求，并以鲜明的艺术特征在南非文学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本文从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其理论内涵以及黑人觉醒诗歌主题等方面进行初步的介绍与分析，以期进一步的探索。

【关键词】南非文学；黑人觉醒运动；黑人诗歌

【作者简介】张丽芳，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硕士研究生（北京，100871）。

20 世纪 60 年代末到 20 世纪 70 年代南非黑人觉醒运动兴起并发展，是这一时期反种族隔离斗争的最强音，并且引发了新的反抗高潮，在这个语境下的南非黑人诗歌，既传递着该运动的思想也反映了南非黑人的觉醒，具有自我指涉、政治导向和基于黑人生存经验的特点，“这些诗歌以历史—文学文本的形式进入到分析的视野之中，并且必然为南非文学史的书写注入一种独一无二且充满活力的元素。”^①

^① Attwell, David, and Derek Attridg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20.

一 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革之风吹遍非洲大陆，非洲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独立的呼声已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但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却变本加厉，唯恐失去特权和统治，利用一切手段巩固肤色的壁垒，反种族隔离的斗争十分艰难。种族隔离政府不断颁布镇压反抗的法令，在以立法手段支撑种族隔离制度的同时，还使用大量的镇压机器抑制反抗、维护种族主义政权，以残酷的行径不予反抗者自由的喘息之机。20 世纪 60 年代初，南非当局已经通过不断加强警察力量，形成情报网站，并以关押、酷刑、暗杀等手段不断抑制反种族隔离的斗争。^①

黑人觉醒运动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中萌生的，其中不得不谈到两个关键因素。其一是南非白人实行遏制非白人精英的“班图教育法”，在教育上推行种族主义，并于 1958 年年末通过立法规定，按种族分别建立非洲人、“有色人”和印度人高等院校^②，在南非大学系统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一些原本对黑人开放的大学基本上对黑人关闭，学校的公共设施也设立了“肤色栅栏”，学校教师与职员都是白人。教育上被彻底的隔离，加上对低人一等的教育的愤怒、生存的压力，使大学生们长期以来对当局政策的不满有了政治化的转向，为他们酝酿一场新的运动注入了酵母。其二是 1960 年 3 月的沙佩维尔事件，警察在抗议群众背后开枪，打死 69 人，另有 180 人被打伤^③，这个事件所造成的国际压力使维沃尔德宣布“退出”英联邦，并在此事件后采取了更严厉的镇压政策。南非当局随后时任南非联邦总理宣布非国大、泛非大为非法组织，近两万人被捕，南非全国处于紧急状态。非国大与泛非大的革命环境愈加艰苦，随着两个组织的领导成员相继入狱或流亡国外，黑人运动出现了沉寂与“真空”，大学生联盟（NUSAS）的发言人主要是白人自由派，一些黑人大学生出于对其控制权

① Hirschmann, David, . “Th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90, 28 (1), p. 2.

② 杨立华 《南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432 页。

③ 同上书，第 324 页。

的不满，并企图打破黑人运动的沉默与低迷，于1969年在林波波大学特福鲁普校区的会议上决定脱离NUSAS，成立南非学生组织（SASO）^①，这标志着黑人运动开始复苏，并随后成立包括黑人大会（BPC）在内的多个以黑人为主的组织，并逐渐发展成为教育和动员群众的黑人觉醒运动，这也是南非黑人运动走向高潮的起点。

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是南非学生组织的第一任主席，同时也是黑人觉醒运动的主要发言人与创始人。他出生于1946年12月18日，成长于种族隔离制度充分发展的时期，比科年少时，其兄因参加泛非大武装组织“波戈”的罪名被当局监禁9个月，他本人也受到讯问并被学校开除，这使少年比科对白人种族主义者充满憎恨，这对他后来的政治趋向有很大影响^②。比科随后进入教会学校学习，并于1966年考入纳塔尔医学院。正是在大学期间，1968年他发起建立了南非学生组织，1972年参与组建“黑人大会（BPC）”，并致力于黑人社区计划（BCP）。比科的言论与运动被当局视为威胁，1973年就被禁止公开演讲或出版，他回到家乡创立了黑人社区计划东开普分支，在1977年8月再次被捕，由于多次的刑讯，因没有及时救治的脑部重伤和长途车程颠簸，同年9月比科死于狱中，成为黑人运动的烈士。比科阐述了黑人觉醒运动的核心思想，以他为核心的学生组织所发起的运动填补了这一时期黑人运动的空白，并为后来掀起的反抗运动高潮作了铺垫。^③

二 黑人觉醒运动的理论内涵与史蒂夫·比科的思想

黑人觉醒运动的思想吸收了其先驱们关于黑人身份认同的理论，同时又因南非历史背景而具有显著的特殊性^④，比科在发言中也不断丰富其细节，黑人觉醒运动思想的广泛性和深度决定了其不能一言以蔽之，本文主

① Hirschmann, David, . "Th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In South Africa", *The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 Studies*, 1990, 28 (1), p. 4.

② 杨立华 《南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71页。

③ Steve Biko, *I Write What I Lik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6, p. 2.

④ Adam, Heribert. "The Rise Of Black Consciousness In South Africa", *Race*, 1973, 15 (2), p. 152.

要从三个方面对黑人觉醒运动的思想内涵进行简要归纳。

（一）“黑人是一种精神状态”

了解黑人觉醒运动，首先要了解其主体“黑人”（Black）的界定。所谓“黑人”并非从肤色上定义，而是指那些在政治、经济、社会地位上受到歧视与压迫，并不断斗争以实现解放的人。这些人具有共同的受压迫的遭遇，致力于反抗那些托词肤色而实施种族压迫的力量，体现的是一种寻求解放的精神状态。具体到南非社会，则主要包括南非土著、有色人、亚裔（主要是印裔），但比科强调不包括那些谄媚白人、幻想融入白人社会或服务于种族隔离体制者，即那些并非坚决反对白人种族主义制度而又不被白人社会承认的人，他们是“非白人”，而非“黑人”。

从“黑人”所包括的范围，我们可以看出，比科对“黑人”的界定并非是从生理出发的自然概念，也不是历史文化概念，而是一个基于现实境遇的、政治化的概念，这与泛非主义寻根式的黑人概念迥然不同，黑人觉醒运动的“黑人”，也即觉醒的主体，是包含着政治诉求的群体，它将同样受种族隔离制度压迫的“有色人”与印度裔包括在内，又将附属于白人体制的非白人驱逐。这个概念更加现实也更具有行动的特质，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在具体操作时的复杂性，正如比科提醒的，白人政权“分而治之”的策略，在压迫中对不同种族区别对待，目的是要塑造其不同的自我认知和对生活的愿景，“黑人”要看清被同一体制压迫的现实。

（二）“让黑人重塑自我”

在对黑人进行界定之后，第一步是要认清此前的“黑人”并摆脱它，也即黑人的觉醒，这可以从两方面理解：一方面要认清种族主义的机制；另一方面要根除这种机制在心理上投射的谬误并重塑自我。黑人的觉醒首先需要明白的是“黑人低人一等”并不是天生的，而是由种族主义和维护其隔离政权造成的，种族隔离是与白人至上、资本剥削、刻意压迫绑定在一起的，白人为了维护特权杜撰出白/黑、文明/野蛮等基于肤色的二元对立，而这种逻辑的对立面必然是社会中黑人的奴仆化，黑人的历史被否定，其宗教被定性为是野蛮的，黑人自出生以来就被迫怀疑并疏离于自己的文化。白人在灌输这种观念的同时利用立法与国家机器支撑、维护种族主义，自1909年南非联邦第一部种族主义宪法《南非法案》出台以来，

南非白人政府共颁布了 350 多项种族主义法令^①，以立法的形式将种族隔离推向极端。比科曾经分析过“恐惧”在南非政治中的作用，白人为了在这片土地上成为统治者，用恐惧控制黑人，这种控制是通过包括警察在内的体制来实现的，无处不在的安全维护，使得“白人”这种特质总是与警察制度联系在一起，黑人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之中，似乎随时都可能因违反某条法律而深陷囹圄，正是这种恐惧侵蚀了黑人的意志，让黑人无法在日常生活中像一个人，更不用说自由人了。黑人接受低人一等的教育，住在肮脏杂乱的棚户区，从幼年就开始面对与白人天壤之别的处境，逐渐形成了自卑感，并习以为常态。黑人在恶劣的环境中从事非技术性的工作，时刻面临对人性的侮辱，在与白人工人以及被略微区别对待的有色人、亚裔工人的对比中，产生了对自己的厌恶感。白人当局理论与立法不仅强化“黑人低人一等”，也在强化“白人至上”，因此那些本该最接近黑人的穷白人，为了强调他们与黑人的区别，反而成了最敌视黑人的群体^②，黑人受到阶级与种族的双重掠夺。正是种族隔离制度不断巩固这种荒谬的社会现实，同时塑造着黑人自我否定的心理。比科也指出，这种无理行径的驱动力也是恐惧，而这只能刺激恐惧本身和反抗的意识。

在理解意识灌输和政权制度合谋对“黑人”的扭曲后，黑人必须明白，只要种族隔离制度存在一日，黑人的处境就不可能改变，想要改变这种处境，必须有决心与信念，而这种坚定决心与信念首先需要的是心灵的自由，“如果一个人的心是自由的，那么任何人造的枷锁都无法束缚他，使他成为奴隶”^③，所以黑人必须掌握对自己的话语权，通过认清现实，重写黑人的历史与文化，重新发现自己被摧残的人性，重塑自尊，肯定自我，从心理上明确自己是个人自由人。黑人觉醒并不是一个方法论，而是一个形成真正的黑人的过程，认识到自己不是白人社会的附属，矫正长久以来对自己的误解。压迫者最强大的武器就是被压迫者的心理，比科正是看清这一点，“觉醒”既反映了对解放的诉求，也反映了要行动的目的，而不是仅仅停滞于“觉醒”本身，心理上的重塑与进一步的行动是有其内

① 丁杏芬 《南非黑人觉醒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载《西亚非洲》1985 年第 2 期，第 20 页。

② Steve Biko, *I Write What I Lik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6, p. 50.

③ Ibid., p. 92.

在联系的，只有人性和灵魂不受束缚，心理上的自我肯定和坚定的信念，才有可能转化为有力量的行动。所以心理上的觉悟与自由是摆脱种族主义控制的前提。

（三）“真正的人性”

比科认为，既然存在白人种族主义者，相对应地，就必然存在一个黑人集体，他们因为肤色而遭受压迫，因而必须团结在一起，共同摆脱造成他们奴役状态的枷锁。但对抗不是最终目的，黑人觉醒运动不是排斥白人的运动，而是一个追求人性解放的过程，乌班图（Ubuntu），意为慷慨、好客、友好、体贴和热情，也意味着我的人格和他人的格紧紧相连、密不可分，“乌班图意味着即使种族隔离的支持者，也是其实施和狂热支持的制度的受害者”^①。黑人觉醒运动也体现着这种精神，种族隔离制度摧毁的是包括白人在内的每一个南非人的人性，迫害者与被迫害者的人性纠缠在一起，理想的南非应该是尊重每个人的人性的、多元的、种族平等共存的社会，但这种共存绝非以白人价值观为核心。

黑人觉醒运动表明了自己的立场，但关注的是当前。初始阶段的主题就是黑人的团结与觉醒，由心理的解放进一步转化为行动，未来的行动取决于南非的现实。在非国大与泛非大的工作转入地下后，黑人的发言权被白人自由派所控制，甚至连黑人的理想也由他们表述。在多种族的组织中，白人自由主义者总是占据领导权，他们以一种屈尊俯就的态度告诉黑人要什么、该怎么做，追求一种和谐的、长远的、循序渐进却没有实质性变化的过程，比科认为这实际上是种族主义的渗透，白人主导了压迫，又控制了黑人对这种压迫的反应，这一部分白人并没有改变种族主义的规则，而是强化了这种规则，而且是对种族主义体制成果享受，使得所有白人成为一个群体。^②这正是黑人觉醒运动的核心组织 SASO 之所以排斥白人自由派的原因，黑人首先必须掌握话语权。

黑人觉醒运动既具有深刻的思想内涵，又具有明确的现实诉求，该运动从黑人的心理出发，强调身份的认知，将真实的黑人推至舞台中心，对

① [南非] 德斯蒙德·图图 《没有宽恕就没有未来》，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年版，第 46 页。

② Steve Biko, *I Write What I Like*, San Francisco: Harper & Row Publishers, 1986, p. 66.

其后的政治运动具有重大的作用。

三 黑人觉醒诗歌的主题与政治运动

20 世纪 60 年代中后期至 70 年代, 南非黑人英语诗歌的发展轨迹与黑人觉醒运动的发展轨迹是交织的, 沙佩维尔事件之后, 许多诗人流亡海外, 他们的作品被禁止出版, 1963 年南非政府颁布《出版物法案》, 重要作家的创作亦被遏止, 诗坛陷入低迷, 南非国内的文学界在很长一段时间几无黑人作家的声音, 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末才开始涌现一些新的诗人, 70 年代这些诗人成为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 有学者甚至视之为伴随黑人觉醒运动兴起的文化复兴, 这一时期的诗歌被称为“黑人觉醒诗歌”“后沙佩维尔诗歌”“索维托诗歌”“反抗诗歌”或者“新黑人诗歌”。

黑人觉醒诗歌与黑人觉醒运动的密切关系不能仅仅归为时代的重叠, 或者受到后者思想的启发。觉醒运动十分重视文化的作用, SASO 也专设文化部门, 诗歌因其短小精悍, 在信息、情感的传递和获得反馈的及时性方面具有优势, 因而成为宣传思想、动员群众的重要言论武器, 许多诗人亦是运动的参与者、发言人。诗人马菲卡·帕斯卡尔·格瓦拉 (Mafica Pascal Gwala) 曾是 NUSAS 的成员, 并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与比科一同倡导黑人觉醒思想, 促成了 SASO 的成立, 蒙加内·瓦力·塞汝特 (Mongane Wally Serote) 在 SASO 的文化部门工作, 并致力于建立南非黑人剧院, 1972 年在与比科磋商后, 他出版了第一本诗集^①, 西坡·塞帕姆拉 (Sipho Sepamla) 也是黑人觉醒运动的参与者与传播者, 致力于文化艺术尤其是表演艺术的发展, 他所创立的黑人艺术联盟 (Federated Union of Black Arts) 为黑人文学和艺术的教育与发展做出很大贡献。以上三位黑人诗人以及出版重要作品《牛皮鼓声》(*Sounds of a Cowhide Drum*) 的诗人奥斯瓦尔德·姆布伊塞尼·姆特夏里 (Oswald Mbuyiseni Mtshali) 尤其

① Patel, Essop, “Mongane Wally Serote: Poet of Revolution.” , *Third World Quarterly*, 1990, 12 (1) , p. 188.

受到批评家们的关注，他们被认为是黑人觉醒思想的代言人^①，当然除了上述几位外，这一时期还有许多著名的诗人，如詹姆斯·马修斯（James Matthews）、唐·马特拉（Don Mettera）、彼得·霍恩（Peter Horn）等。上文对黑人觉醒运动的介绍，使我们对这个时期黑人诗歌的思想内涵有所了解。塞汝特出版于运动期间的处女诗集《牛的悲吟》（*Yakhal'Inkomo*）^②被认为是非洲 20 世纪百部经典之一，他至今依然活跃在国际诗坛，下文主要通过对他这部诗集作品以及部分其他诗人的诗歌进行一些具体的主题和艺术特色的阐释，以呈现黑人觉醒运动时期黑人诗歌的主要特点。

黑人觉醒诗歌最重要的主题是关注黑人的生存处境，并构建受压迫群体的身份认同。这种对现实的关注并非诗人的刻意介入，而是身处其境的诗人同时也是整个南非黑人经验的真实写照。塞汝特幼年与青年时代都生活在约翰内斯堡的棚户区，他的诗歌从生存空间入手，呈现共同经验中所形成的困惑和认同，在《牛的悲吟》中有多首直接以地名或生活环境为标题的诗歌，如《约翰内斯堡》（*City Johannesburg*）、《亚历山大》^③（*Alexandra*）、《街灯与房屋》（*Street-lights and House*）等，诗人笔下的棚户区，“孩子们彻夜啼哭”，人们“睁着眼睛入眠”，“耳朵时刻提防着警鸣”，日夜胆战心惊，当有一日这栖身之地被铲平，人们被迫分离、无家可归，到处都是悲剧，同时诗人又将命运与肮脏、贫穷，到处都是残酷和恐惧的生存空间相连，在《亚历山大》中，诗人以孩子的口吻称其为母亲，表达了身处其中的复杂情感以及亚历山大与身份认同无法斩断的关系。

在这批诗人所写作的诗歌中，“黑人”不再只是作为一个单纯的肤色或民族标记出现，它进一步被深化成一种对抗白人的，显示种族境况和整体意识的语言。这与他们强烈地抵制白人诗人或精英作家群体，以求开辟其肤色民族在政治和文学层面的新疆土紧密相连。塞汝特在其诗歌《奥

① Attwell, David, and Derek Attridge.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 501.

② Mongane Wally Serote, *Yakhal'Inkomo*, Johannesburg: Renoster Books, 1983. 下文所引用塞汝特诗句均由笔者译于该诗集。Yakhal'Inkomo 是科萨语，意为被屠宰的牛叫了，在科萨文化中，在仪式上献给祖先的牛临死前发出吼声是一种好的兆头，象征着会带来福祉，而塞汝特在诗集的题解中，则取这个带有献祭意指的特殊词语所包含的另一面，即看到屠宰过程的牛群所发出的愤怒有力的悲吟。

③ 约翰内斯堡中的一个黑人聚集区。

菲一守望者，心跳阶段》(*Ofay-Watcher, Throbs-Phase*) 中，明确将两种肤色区分开来，却并非只带有一种下层对上层、边缘对中心的凝视或渴望，而是开展出一种通过确立自身肤色，用以对抗白色皮肤所象征的世界观和社会性的有效手段：

白人就是白人，
他们在燃烧这个世界。
黑人就是黑人，
他们是燃料。

虽然“燃烧者”和“燃烧品”仍带有一种主奴结构，但是塞汝特实则巧妙地利用“黑人就是黑人”(*Black people are black people*) 来调节或中和“白人就是白人”(*White people are white people*) 这种表述原本所具有的种族优越特质。当一种肤色充分并且仅仅等于自身之时，便不具有任何可比性，由此，塞汝特抽离了黑人和白人的对立语境，尝试站在一个多元文化的角度，重新思考黑人和白人本身的存在，两者在历史中的对立和分歧，虽被诗人再三提及，却并非属于诗人的思考核心，在他看来，当两者每进入一个新的时期时，就该重新被认识和思考。这正是觉醒运动重新定义“黑人”的目标，即鼓励黑人认清被种族隔离体制常态化的现实，重塑自我并形成以反抗为目的的集体认同。

循此路径，该时期另一个重要的诗歌主题，就是黑人在白人面前的发言权力和诉求可能。塞汝特在一首谈及肤色和死亡之间关系的诗歌《趋向死亡》(*Motivated to Death*) 中，慎重地以隐喻的方式，将黑人的劣势地位归结于缄默不敢作声的本能。“他右半边屁股上深长的伤口 / 向外溢出他那在缄默的核心中的黑色苦难”(*That gash on his right hip bled / His black miseries to the core of silence*)。塞汝特，并没有像书写“黑人性”的其他诗人那样，以一种虚无缥缈的方式将历史浪漫化，以求在逝去的过去中，寻得一种可供现在惋惜或振奋的不再存在之物，从而达至虚假的自我认同；与之相反，塞汝特希望做到的，是剖视出过去与现在的关系，鼓励黑人在现在和现实中确认自己的价值和自尊，树立面对白人时的自信，以此试图打破白人和黑人在种族主义下的不对等状况。塞汝特将黑人的这种从属意识，以及长久以来居于白人之下的历史状况，归因于黑人的一种根

深蒂固的自我否定与放弃沟通。塞汝特在其诗歌《奥菲—守望者，心跳阶段》中明确表明这种立场，“黑人就是黑人 / 他们必须学会发声” (Black people are black people / They must learn to talk)。也因此，黑人觉醒运动必须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表达黑人的诉求。与此同时，塞汝特的诗歌也反映了黑人觉醒运动追求真正的人性的理念，以及构建一个多元、平等的社会的愿景，譬如在其《真实的对话》(The Actual Dialogue)一诗中，诗歌标题呈现的是黑人觉醒运动的目标，亦即完全打破阶级和种族间不应有的对立幻象。在他看来，种族主义不只压迫了黑人的尊严，也同时摧毁了白人的人性。这种看似只维护白人人性的种族主义，实则除了破坏黑人和白人之间平等的可能性外，别无他用。换言之，塞汝特似乎并未将两种肤色间矛盾冲突的责任推给白人，而通过对一个不可名状的历史现象的抨击，缓解了两者之间的针锋相对，继而寻找一个共同和平衡的平台，以供两者进行相互沟通和理解。

这一时期，黑人诗人作品还有一个重要的共通命题，那就是他们必须如实地呈现黑人生活的面貌并表达一种情感的共鸣。姆特夏里用令人触目惊心的比喻，将一个甚至是千千万万个因为饥饿而瘦骨嶙峋的黑人的形象呈现在我们眼前：

我数着——
他风琴般的胸脯上的肋骨，
仿佛是雕塑家以其饥饿之手，
刻就这嶙峋的瘦骨。^①

值得一提的是姆特夏里所使用“雕塑家”来制造的某种具备反讽意义的意象，这点在塞汝特的诗歌中，亦有相近的表达，譬如他在《嗨皮或快乐》(Hippie or Happy)中，援用艺术的表达形式来形容黑人青年：“也许你就是一块随处走动的艺术品 / 由时间炼制 / 其手为枪 / 其面状似愤怒” (Maybe you are a piece of art walking around / Made by time / Whose arms are guns / Whose face looks mad)。这种形式并非单纯是对艺术进行降格，更像是将之扭曲，成为一种在美学外框之下，充满腐朽和人性黑暗层

① 李永彩 《南非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24 页。

面的终极结构。这种可供指向极致的美之物，反倒同时成为贫瘠和死亡的替代品。这种超然的美，间接使饥饿所形成的可怕面貌，成为一种可以原谅的普遍现象，类似于西方文明的艺术遗产，转移到非洲地区时，过渡成这些瘦削枯竭的孩童。

诗人们描绘黑人的苦难，也关注城市中黑人青年的命运。例如姆特夏里的《恰卡的诞生》(*The Birth of Shaka*)一诗并不只是为了歌颂过去的辉煌，而是利用恰卡的形象预示一个伟大时刻——一个黑人孩子在恰卡的旗帜下奋起反抗，激励人们自尊、团结。塞汝特的诗中多次提到黑人青年或孩童的诗节，譬如《我在街上的弟兄们》(*My Brothers in the Streets*)中的“黑人男孩”(black boys)，或是《燃烧香烟》(*Burning Cigarette*)中，诗人所看见的黑人孩童“是一根从盒子里抽出的纸烟”(Is drawn like a cigarette from its box)，他望着“如烟般缥缈的希望”(He looks at his smoke hopes)，不断上升、旋转，最后消失，而这个青年的命运正是如此，“他将成为香烟的灰烬”(He grows like cigarette ashes)。塞帕姆拉在十分著名的《致相关者》(*To Whom it May Concern*)一诗中，写道：

他可以在规定区域自由漫步
自由，不必为征兵担忧
他可以在上述地区得到一个栖身处
作为一个暂时拘留者
任何时候
他必须本人使用

种族主义控制了黑人的生活与思想，使其依附白人而成为毫无自我的行尸走肉，诗人却在诗中用“自由”形容“他”在被圈定的区域内漫步的状态，这种反讽的手法表现了对被强加的身份的反抗，这也正是这一代诗人鲜明的态度。塞汝特的《黑“屎”》(*What's in this Black "Shit"*)则走得更远，诗人首先在标题中引入“屎”这个粗俗、完全背离被经典化的诗歌审美的词，呈现了一种语言上的姿态，而“屎”与黑人群体肮脏、低下的表象的暗合，又被首句中的“不是”所否定，诗人直接拒绝了被赋予的定义并要求重新定义，与此同时，这加引号的词在诗中分别表达对生活的不满、对压迫者的回应而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时，则具有了更

直接的指向，即发声与反抗，诗人在这首诗中呈现了黑人群体的生活现状，并在最后斩钉截铁地表达了自己的态度。这时期的黑人诗歌在发表、朗诵的过程中，直接传递了拥有写作者和黑人觉醒运动参与者双重身份的诗人们的诉求，即在文学和现实中的革新和反抗。格瓦拉长诗《摆脱坐骑》(*Getting off the Ride*) 的最后一节直接喊出黑人的声音：

我又一次问道，黑人是什么？
 黑人就是当你摆脱愚弄
 黑人就是自我实现
 黑人就是新的理性
 黑人就是：拒绝国家欺骗！
 黑人就是坚定的立场
 黑人就是黑人的生存还是毁灭
 黑人就是一往无前！^①

诗歌与政治在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必然互相影响，黑人觉醒运动填补了这一时期的空白，掀起黑人运动新的高潮，黑人觉醒诗歌亦是低迷期后的复兴，而后转向了更加轰轰烈烈的斗争诗歌。黑人觉醒运动诗歌以鲜明的艺术特色契合时代书写的需要，反映了黑人生存状态以及黑人的觉醒和诉求，在主题上呼应黑人觉醒运动的理论内涵，与这一时期的斗争需要和政治诉求相结合，发出了真正属于黑人的声音。上文初步介绍了黑人觉醒运动及诗歌，以期在此基础上作进一步探索。

(责任编辑：王严)

South African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and Poetry

Zhang Lifang

Abstract: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has special status and function

① 李永彩 《南非文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399 页。

in the struggle history against apartheid in South Africa. Black poems in this era , which also play an important role in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history , reflected people's awakening and political claim. This essay introduces the rise and philosophy of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and also analyzes the themes and features of Black Consciousness Poems to inspire a further research.

Keywords: South African Literature; Black Consciousness Movement; Black Poems